



作价

藏品交易

成在作价
败在作价

刘小骥◎著

朝華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作价 / 刘小骥著. —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12.9

ISBN 978-7-5054-3284-0

I. ①作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23197号

作 价

作 者 刘小骥

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 林苑中

责任编辑 张世昌

特约编辑 冯 雪

责任印制 张文东

封面设计 零三二五艺术设计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

邮政编码 100037

订购电话 (010) 68413840 68996050

传 真 (010) 88415258 (发行部)

联系版权 j-yn@163.com

网 址 www.blossompress.com.cn

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mm × 980mm 1/16

字 数 264千字

印 张 18

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-7-5054-3284-0

定 价 29.80 元

CONTENTS 目录

第一章

1. 一百万，仅仅是个开始 /002
2. 回到零 /008
3. 艺术村 /013
4. 他是被逼疯的 /022
5. 每幅三千五 /026
6. 有种就别打女人 /031
7. 拿画价说话 /038
8. 藏家来了 /044
9. 淘金热 /052
10. 恐怖笼罩艺术村 /057
11. 流放 /062
12. 坚持不住了 /067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二章

1. 我要成名 /074
2. 永不停歇地画下去 /081
3. 不，我出这个数 /085
4. 感情投资 /090
5. 十万不卖 /095
6. 心中的灵山 /101
7. 在五万的后面，加一个“0” /107
8. 割袍断义 /113

第三章

1. 新合同 /120
2. 疯子的艺术 /125
3. 拿起画笔当枪杆 /131
4. 内外双修 /136
5. 艺博会 140
6. 大画家，这你就不懂了 /145
7. 必须赢得这场战役 /149
8. 突破五百万大关？ /153
9. 我比犹太人聪明 /158
10. 向千万进军 /163

第四章

1. 欧洲骗局 /168
2. 让欧洲人埋单 /174
3. 两千万，不是神话 /179
4. 艺术家都感性，但不能感情用事 /186
5. 订单不断 /191
6. 全线飘红 /196
7. 叶晓枫，你要理解我 /201
8. 你们都是吸血鬼 /206
9. 无法扼制的数字 /211
10. 毁灭还是重生 /217
11. 皮条客、妓女和妓院 /221
12. 你的将来和我们无关 /227

第五章

1. 游戏是这样玩的 /232
2. 爱国还是帮洋人销赃 /238
3. 我要揭穿这个谎言 /244
4. 我也要做当代艺术家 /249
5. 国际谎言同盟 /254
6. 这个世界，是讲求证据的 /262
7. 灵魂的桥梁 /270
8. 新的挑战 /277



第一章

CHAPTER ONE



作价



1. 一百万，仅仅是个开始

那幅画出现在大屏幕上的那一刻，叶晓枫的嗓子哑了。一幅当代水墨画的起拍价被标到五十万，在县城书画拍卖史上，实属罕见。五十万，对于某些人而言，足以改变整个人生，五十万，对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画家来说，几乎是天方夜谭。

早在预展期间，无聪就叫叶晓枫放心，是骡子是马，迟早都该拉出来遛遛。从当今书画界的现状来看，衡量艺术品价值的标尺既非画家显赫的名气，也非评论家们众口铄金，拍卖成交纪录和成交金额才是硬道理，那才是点石成金的权杖。无聪说话的同时，轻轻地捏了捏叶晓枫的肩膀，既然他敢把砝码压在他身上，是对他这匹黑马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心。

即便无聪的话有着无可辩驳的煽动力和说服力，在今天的叶晓枫看来，这依然是场博弈游戏，把所有希望都压在这关键性的时刻，谁都没有十足把握，能不能成，全看那小木槌落下来的那一刻了。叶晓枫微吸了口气，舌苔聚满浓稠的唾液。眼下，无非将看到两种结果：作品流拍，他将光着屁股蛋子，一蹶不振地从后门溜出去；要么顺利成交，一夜之间荣膺为画坛新贵，心安理得地享受新闻记者、财富集团、评论家以及各类粉丝们的追捧。

拍卖结果的未可知性让现场的气氛绷得很紧，因而当那幅画出现在大屏幕上的那一刻，竞拍者们的表情也不约而同地被塑造成新的形象：银行家、地产商、金融业投资者以及藏家们，都被同化成一张张表情僵硬的卡通面具，而面具背后的真实心态，却是叶晓枫无法窥见和捕捉到的。

现在，他所处的国风大礼堂并不闷热，然而，站在台上的拍卖师却依然时不时地抬起手，拿手帕揩拭着脸和额头上的汗珠。从今天早上的国画专场开始，拍卖师就已经耗费了不小的精力和能量，其中张大千、张善孖兄弟合作的一个册页，以八十万的价格成交；黄宾虹的一幅山水被拍到一百四十万；除了名家之外，新人作品的成交率几乎不到百分之三十，于是他不得不告诉自己不要胡思乱想，尽量把注意力放在台面上。早在预展期间，他就曾跟这位拍卖师聊过几句，从言谈举止上，此人颇有分寸，也具备经验和能力。此时此刻，拍卖师正在介绍这幅画的规格和起拍价，而当叶晓枫听见自己的名字飞入会场之后，他的太阳穴不由得鼓胀起来，喉头似乎被什么东西拧住了。

“下面这幅《山海经·01》，是青年画家叶晓枫的作品，起拍价是五十万人民币。请在座的各位把画册翻到第一百四十四页，相信大家在前两天的预展上，也看过，关注过。能把水墨韵味真正传达出来，在抽象的基础上又呈现精妙细节的作品，实不多见！”

拍卖师在台上说着话，叶晓枫不由得环顾了一下四周，作为特殊嘉宾的他即便坐在“红线”以外的位置上，身心却早已跃到台上。他强行抑制住激动的情绪，毕竟参加过多次拍卖会的他深知，游戏揭秘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在结果公布出来以后，而是拧紧发条，蓄势待发的那一刻：把高潮推到顶峰之后，往往只能持续那么几秒钟，当然能把高潮无限制地延长，就再美妙不过了。

“有应价的朋友吗？有打算收藏这幅画的藏家吗？”拍卖师喊出第一声时，台下小小地骚动了一会儿：坐在前面第三排的江苏藏家，兼做古玩生意的矮膀子跟他的新女友耳语了几句；县城本地的藏家吴先生，扭头看了看后排竞拍者们的动静；建设银行县城分行的副行长马老大正在征询两位下属的意见……水面微微泛起了涟漪，很快又归于平静，这些颇有城府的人都按兵不动，静观其变。

拍卖师握住小木槌的那只手已经升到了半空中，这只白皙的从未干过重活的手，正在无形中拿捏着台下众人的心态，而他五根灵活的手指也在把握木槌的分量。不错，他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人们，甚至改变现场的整个局面，然而，让人颇感失望的是，拍卖师的话没能煽动起人们的情绪，虽然事前他曾在无聪、谭秋农和桂姨等人的面前再三保证，自己会在这幅画上“多花些心思”，不过当人们真正面对这样高数字时，投资者和收藏家们却慎之又慎，依然不动声色，保持着持币观望的态度。

“《山海经·01》第二次！”拍卖师说着话，再次拿白手绢揩了揩额头上的汗。即便隔了很远的距离，叶晓枫也能瞅见男人湿透的衬衫已经隐隐透出肉色，哪怕他的脸上始终保持着那份职业性的从容，可他面部强行拉紧的肌肉却泄露了内心的惶惑不安。很显然，他对他的作品没有把握，他不知道这支“飞镖”是否会离题千里，远离他所承诺的靶心。

终于，拍卖师调整好情绪，握紧拳头，轻轻咳嗽了一声，随后拾起矿泉水，抿了一小口。男人指间那不经意的颤抖让叶晓枫的心咯噔地响了一声，这样微妙的变化很快就给他的大脑传递了信息——决定命运的时刻就要到了！

另外，叶晓枫也深知，对那些深谙取舍之道的藏家们来说，他们往往会对即将浮出水面的“大白鲸”保持客观、冷静的态度，不弄清底细，不详尽分析，绝不轻易出牌，而对那些起拍价位较低的拍卖品，不会冒太大风险，市场价位相对稳定的画，反而更容易一石激起千层浪。就拿一幅底价为五千元人民币的画来说吧，几个来回下来，它极有可能被拍到一万或是一万几千，但很难逾越两万；而“大白鲸”呢，却大多是以“吨位”计数的，其价格往往呈几万，几十万的几何数字递增。而藏家们面对“大白鲸”的态度，多半是在拍卖师喊过两轮之后，才真正采取正面行动。一方面，他们需要观察，评估现场的氛围，再三衡量升值潜力；另一方面，他们也需要拿出从容不迫的态度。

尽管叶晓枫一再把事情往好处想，但现场的气氛却不容乐观。刚才还有所举动的江苏藏家没再跟女友耳语，而是挺起肚子，冷漠地把手交放在膝盖上；另一个做古玩生意的阔佬也一边发着手机短信，一边不紧不慢地朝洗手间走去。

拍卖师向前倾斜着身体，握木槌的手升得更高了，皴裂的嘴唇和略显尴尬的神情似乎意味着这幅画四面楚歌。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，倘若第三轮开始后，还没有人应价的话，那么他就不得不宣告《山海经·01》流拍，把它重新塞回库房，宣判无期徒刑。

眼看拍卖师逐渐丧失了伊始的斗志，汗珠下淌，眉毛深蹙，叶晓枫也不禁抿紧嘴唇，暗地里埋怨无聪把赌注押得太高了。诚然，这幅画一旦成为追捧的对象，他和无聪都是最大的获益者，可一旦惨遭失败，束之高阁，风险却由他独自承担，而无聪和其他的大商家们都不会再给他第二次机会。关于这方面，他看过太多前车之鉴，在县城现实的商业运输机组上，创作和生产者们不过是一颗颗不起眼的砝码，就像古罗马的竞技场一样，贵族和元老院的人掌握着生杀大权，一旦拇指朝下，以往的宠儿便沦为死囚。

拍卖师在喊第三次之前，再次抿了口矿泉水。这次，他不知有意还是无意之间，把水弄洒了一些，似乎是露怯了。叶晓枫看了看身旁的无聪。无聪冲他微微动了动嘴角，眉毛朝上一斜，很快又恢复惯有的冷静和绅士风度。再看不远处的桂姨和杨志彬，既没挪动身体也没跟身旁的人嘀咕，似乎不愿太早表露出情绪。而当他收拢视线，把注意力重新放到台上的那一刹那，拍卖师已经喊出了第三声，“有喜欢这幅画的朋友和藏家吗？请大家注意了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……《山海经·01》第三次……”

叶晓枫暗自喟叹了一声，扇动着眼皮，只觉得眼角发涩，睫毛痒痒的，似乎被什么东西润湿了。当木槌定音的那一刻，也是他回到起点的那一刻，因为现实不会脱离地心的引力，把他推得更高，而是会剜肉剔骨地强迫他接受接下来的现实。他试图用理性告诉自己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像他这样怀才不遇的人何止千万，而流拍的作品，被逐出门外的年轻画家也不在少数，可谁都没法忘记期望和憧憬给人造成的美妙幻境。让他心痛不已的是，眼前的这一切很快都会被这个小小的木槌砸得粉碎，变成空气中四处飘飞，无处皈依的粉尘。此后，他依然是那个在万仙城附近转悠着的，无所依附的流氓画痞，而无聪给他描绘的百万、千万以及世界艺术大师的幻象，无非是画饼充饥、落人笑柄的闹剧。

不过几秒钟时间，他的脑海里便闪现出万千思绪，而木槌那响亮、致命的一击，却始终没有刺向他的心脏。或许，那是上苍嫌他所承受的折磨不够多，故意拖延时间，想要让他所有的对头都看到他今天的窘迫无助？又或许，从他今天出门，来到拍卖场的那一刻开始，他就已经犯下了致命的错误，把自己放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无路可退。

他默默地抬起头，拿手指拭去睫毛上的汗珠。让他感到诧异的是，木槌依然悬在半空中，迟迟没有落下。几秒之后，他才欣喜地意识到，一位坐在最前列的藏家正在举牌，正是那个陌生人把他从厄运的旋涡中拯救了出来，他所举起的那张“王牌”让整个会场重新进入沸点！望着那位举牌藏家的背影，他从心底里感到幸运和感激，不过还没等他细想，拍卖师又开始调动人们的情绪，“还有应价的朋友吗？还有竞拍的藏家吗？这可是值得收藏的一件精品……好了，有朋友叫出五十六万，请再亮一次您的牌号！”

拍卖师重新打起了精神，恢复以往的神采奕奕，而叶晓枫先前注意到的江苏藏家和本地藏家也头一次变得紧张起来，开始在本子上做记录，参与竞拍。

“还有人要叫价吗？有高出五十六万的吗？五十六万第一次！五十六万第二次！五十六万第三次……有人把价位提到六十八万，六十八万第一次，没有人再应价的话，这幅画就属于这位先生了！请大家瞅准了，这是最后的机会……”

在拍卖师的鼓动下，现场愈加沸腾起来，因为这不只是艺术品和艺术品之间的博弈，也是权力、心理和财富之间的抗衡，所有的竞拍者内心都有一笔账，而最终能在竞拍中取胜的那一方，自然也会成为媒体的焦点。随着牌局不断地被更新，屡屡掀开新的一页，叶晓枫堵塞的喉咙也得以疏通，他隐约听见森林深处有一匹狼在嚎叫，定定地看着他，它额头上的“白星”浮现在他眼前，似乎预示着他的命运不会再遭遇险阻，正在逆转，并最终把他推放到舞台的聚光灯下。

而现实世界的台面上，砝码还在不断地加大。直到这时，叶晓枫才如释重负，意识到眼下发生的一幕并非黄粱美梦，他不得不佩服无聪的判断力。无聪早就

跟他说过，“别怕那些人不忙着出牌，只要有一个人敢于出手，事情很快就会进入疯癫状态。到那时候，你想要拦住他们，恐怕他们都不愿意放手！”想到这里，叶晓枫面含笑意地看了看身旁的无聪。这一回，对方的眼神又让他想起昨天说过的话，“从零到一百的过程是最艰难的，不过数字一旦累积到一定程度，接下来就顺水推舟，相当容易。朋友，‘艺术’永远是智力活，一旦掌握了方法和规律，所有事情都变得触手可及。晓枫啊，人的潜力是无限的，永远不要低估自己的实力和价值，几十几百万并不是什么天文数字，不必大惊小怪……只要咱们同心同德，用不了几年时间，我就能把你的画拍到天价！”

2. 回到零

拍卖结束的当天晚上，无聪举办了庆功宴。酒席和嘉宾是早就安排好的，从一楼到三楼的大厅，走廊和包房全都填满得满满登登，叶晓枫在包房入座没多久，不时有宾客过来敬酒，找他合影留念，奉承的话自不必提。而那幅《山海经·01》以一百二十万的高价成交，更是成为众人焦点，毋庸置疑，每个人都认为叶晓枫前途无量，而无聪和桂姨知道他量浅，便屡次给他挡酒。可正在兴头上的叶晓枫却逢人便饮，酒过三巡，他的肠胃翻涌起来，可又有什么能阻止得了鸿运当头的他多添几杯？

饭局进行到一半，叶晓枫才想起杨志彬没跟他干杯，瞟眼去看，朋友只是冷冷地坐在一旁，百无聊赖地用筷子敲打着玻璃杯沿。叶晓枫见了，忙给杨志彬的杯中斟满酒，送到他面前，笑说：“别傻坐着了，咱哥俩也干一杯。”杨志彬也不接他酒，而是找服务员另要了一个玻璃杯，叫她倒上柠檬水。叶晓枫尴尬地笑了笑，问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莫非你今晚佳人有约，早有更好的安排？”说着话，他朝周围看了看，大家都笑了，杨志彬却眼皮也不抬地说：“我可没你那么幸运，晚点还要走夜路，省点力气吧。”

杨志彬话中有话，无非是讥讽叶晓枫得意忘形，话虽只说出一半，叶晓枫却早已揣摩朋友嫌他兴致过高，忘乎所以。可既然酒已经递过来了，杨志彬不喝，事情自然无法收场，于是又对杨志彬说：“这样吧，我喝两杯，你喝一杯，如果今晚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，这里先给你赔个礼。”

杨志彬摇摇头，说：“改天吧，今天晚上，我从头到尾都感到不对劲。”

叶晓枫打了个哈哈，“有什么不舒坦的就说出来嘛？是画没卖出去，还是大家对你招呼不周？志彬，我知道你最容易起疑心病，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，别让大家扫兴。”

“大喜？不错，你是欢喜得很。”杨志彬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。

叶晓枫接连劝了朋友几回，杨志彬也没喝，一旁的无聪、桂姨、灵羽和小宋等人都看出两人话不投机，场面未免冷清下来。

“呵呵，你俩干什么皱着眉头，苦大仇深的？”还是桂姨率先站了出来，打圆场说，“你们两位，一个是画家，一个是资深评论家，哥俩在我们眼皮底下掐架，是不是这就是传说中的文人相轻啊！”桂姨说着话，朝叶晓枫使了个眼色，从他手中取过酒杯，来敬杨志彬。杨志彬见桂姨也主动给他敬酒，也只能接过来，就此饮下。一杯酒下肚之后，杨志彬又坐了会儿，起身告辞，说明早还约了朋友见面。杨志彬刚出包房，叶晓枫便跟了出去，问他今天为何跟他抬杠。

“万事还要谨慎，看你今天的情形，怕是把自己估计得太高了吧。”杨志彬说。

“你是说我的画不值这个价，还是另有所指？”叶晓枫说。

“难道你没发现，今天晚上，你一直在用画外功？不是敬这个，就是搂着那个合影……要说画，卖出那样的价，也实在离谱！”

“我说杨志彬，本来大家都很开心。你别步步为营，我能走到今天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我向来都不是靠嘴皮子办事的！如果你想说不值那个价，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，非要含沙射影？！”叶晓枫不明白以往跟他并肩作战的兄弟为何唱反调。

“也许是我估计错了，多心了，可又有谁知道？总之，你好自为之吧。”

杨志彬说完之后，转身离开。

杨志彬离开酒楼之后，叶晓枫趑回包间，觥筹交错之间，饭局不知不觉就持续到深夜。到了凌晨，无聪和他生意上的几个朋友要陪银行的行长K歌，叶晓枫因醉得厉害，便推脱掉，灵羽搀着他的胳膊，把他送回了家。凌晨四时左右，酒劲上来了，叶晓枫的嗓子如烟熏火燎，疼得厉害。他从床上下来，去客厅给自己倒了杯凉水。冷水下肚，和酒精相互交织，还没喝完，他便快步去了卫生间，对着马桶呕吐起来。

漱了漱口，捧着凉水蹭了把脸，总算清醒了一些。他把搭在肩上的毛巾挂回原位，对着镜子，望着胸前的那块伤疤。经过时间的洗涤，疤痕已经变成浅灰色，左弯右绕，像毛毛虫一般占领了他的大半边胸脯。早在几年前，他还不过是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流浪艺人，能有今天的成绩，难道不是靠他的隐忍、自制力以及常人无法想象的辛勤汗水换回来的？他在客厅里闷坐了一会儿，还是忍不住给杨志彬打去了电话。

“今天喝高了，先前说出的那些话，你不会往心里去吧？”叶晓枫对杨志彬说。

“我从没那样看你，今天我也有些冲动。其实那不是说你的画不好，而是这画价确实高得离谱，价位太虚！”杨志彬又把话题绕到叶晓枫不愿提及的事情上。

“离谱？难道中国画家的画就该永远停留在几千几万的价位上，而那些有狐臭的洋人就该百万千万地上涨，他们真比我们智商高，是优秀人种？杨志彬啊杨志彬，在理论和辩才上，也许我永远不是你的对手，不过在笔墨方面，我还是有相当自信的。”

“自信？你就自信到比张氏兄弟的画拍得更高的地步，还是真以为天降大任，肩负着中国艺术品的价值提升的使命？”杨志彬一边说，一边对着话筒吭了一声。

“你也看到了，拍卖会以前，张氏兄弟要上的那个册页就很有争议……七个鉴定师四个都认为画有些不对。如果他们的意见能统一的话，也不会定那

个价。”

“我们就事论事，别扯太远了。我只不过想提醒你，商人重利，古往今来，皆是如此。你我都是从事艺术工作的，在其他方面，我们弄不过他们。他们在想些什么，对我们来说不过是蝇头小利，如何取舍，你我都还欠乏经验。”

“我明白你的好意，不过我还没蠢到那个地步，他们得钱我得名，不是浪得虚名的‘名’，我是能堂堂正正拿出作品，靠实力证明给所有人看的。再说了，画一旦到了无聪手里，定多高的价位还不是他说了算，我们搞艺术的管不了那么多，况且既然他敢定那么高的价位，证明我的画确实值那个数，你我都清楚，无聪这样的人，从来不会冒险做赔本的买卖！”

叶晓枫还想往下说，叫杨志彬不要小看他，可电话另一头的朋友却打了个哈欠，说改天再聊。等到叶晓枫回到卧室，灵羽早已进入梦乡，倦意全无的他轻轻地掩上卧室的门，索性跑到上面的画室，想要动动笔，借此来消弭今天的种种不快。何况“山海经系列”才完成一张，在下次参拍之前，他要完成所有作品。

画室里沉寂异常，四周横七竖八地摆着一些画框和堆积如山的宣纸。他从工具箱里翻出一个铁夹盒，取出一支雪茄，拿火柴划燃了，吸了一口，鼻腔里充满雪茄的香味。这是杨志彬几年前送给他的，一直没舍得抽。如今猛然再吸一口，陈年的霉味便蹿到空中，萦绕在他身旁，这种甜丝丝的却夹杂着更多苦涩气味的烟草味，让他喉咙变得难受起来。他把雪茄烟搁置在一旁，任由它扑闪了两抹红光，随之熄灭了。

现在，东方已经透出铅灰的白，黎明眼看就要掀开夜晚的幕布，让太阳的光和热畅通无阻地投射到画室里。站在画案前的叶晓枫思绪万千，始终无法把注意力放到作品上，拍卖会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，媒体记者们蜂拥而至的采访，以及同行们或是赞美或是诋毁的声音，都随着晨曦的到来，一股脑儿汇聚到他的内心，叫人心乱如麻。把事情放得更近些，则是杨志彬冷漠并刻意跟他保持距离的态度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让他无法操控自己的神经和四肢。然而，成功的喜悦永远是巨大可以征服、遮掩住一切的阻力，让人忘却悲哀和至少他认为